

哥在溪里洗铁砂，妹在滩上把香粉磨

旧年高楼溪的日常写照

■记者 林晓

我们在上一期的《飞云江人文系列》文章中，讲到飞云江中游的寨寮溪。在作家林斤澜先生的笔下成“异族味道”的这条溪流，原来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。高楼蚕场村村民认为，寨寮溪原叫柴寮溪，是指在柴坪山上瞭望可见的溪流。而东岩驮庵村村民认为，“寨寮溪”中的“寮”是畲语里的老屋，寮多了，就成了村寨，因此叫做寨寮溪。

事实上，寨寮溪一带古称三港，所谓的“三港”，是指飞云江干流、顺溪、潘溪（又名高楼溪）三条飞云江支流的汇集之地。

今天，我们将继续走近飞云江中游的高楼溪流，看一看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日常生活，及流传在高楼溪一带的故事。



高楼溪上的飞虹桥

高楼溪源出湖岭桂峰与青田交界

在我市西部，飞云江中段流域的地方，有这样一条溪流。溪流蜿蜒曲折，时缓时急。溪面依山就势，忽开忽合。溪水清澈明净，川流不息。

溪流之畔，不时有绿洲石滩，竹树摇曳。两岸群山逶迤，万木苍翠，既有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江南田园风光，又不乏浓郁的浙南山乡野趣。这条溪流就是有名的潘溪，当地人称其为高楼溪。

据《瑞安市交通志》的《水运篇》记载，高楼溪原名潘溪，发源于瑞安与青田二县交界巾子山南坡乌石坪，海拔1116.1米。

高楼溪南经枫岭的大藏、岭下、坑口等村流入宁

益、高楼两地交界的墩头，过上垵、桥头、上村注入飞云江，长约26公里。

长约26公里的溪流在现代的交通工具前，实在太短。但就在上个世纪，仅仅几十年前，这里不通公路，对于从福建、平阳等地往返青田方向的客商来说，这条古道却是必经之路。当时，高楼溪一带山水隔绝，其行路的艰难程度，也可想而知。

那么，以前山区里的村民作什么营生？在高楼溪上有什么运输工具？在高楼溪一带还有什么故事传闻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们再次来到飞云江畔，来到高楼。

一半靠人背，一半靠水推

迎接我们的是高楼镇高一村的老村支书颜义竹。77岁的颜义竹在高楼出生长大，自小在高楼溪里抓鱼摸虾，对高楼溪的感情可谓至深。他说，高楼溪溪流，自湖岭桂峰出，经枫岭大藏，上垵、大京、上村、下泽至高楼。

“这条高楼溪水急滩险，航运条件很差。自然落差有841米，后山至高楼18公里为营运河段。”颜义竹说，在26公里的溪流中，只有18公里才能行驶竹筏，其余只能走山路。

在采访中，我们得知，瑞安木材产地集中在西部山区，新中国成立前，木材、毛竹采伐、木炭生产全靠人背、肩扛和水运。所谓的水

运，即用木排、竹筏、木船从东岩溪、高楼溪、寨寮溪、金潮港起运，经飞云江到瑞安县城，再经沿海航运到温州转销外地。

“一半靠人背，一半靠水推。”颜义竹说起山区村民的营生，早年的山里人多以伐木、伐柴为生。山里伐下来的竹木，有一半路程是靠“背树客”背下来的，另一半行程则依高楼溪溪流，顺流而下。

至今，高楼一带还流传有“住山边，烧青鲜”的方言俚语。村民说，山区农民多从事卖柴、贩卖木材的营生。“一半靠人背，一半靠水推”这句话解释了高楼溪的水路行程，是人力和水运相结合的形象表达。

岸上有“背树客”，溪坑底面有竹排

飞云江干流的高楼段，旧称为“三港”。因飞云江干流及其支流东坑港（玉泉溪、寮门溪）、高楼港（潘溪）、石龙港（顺溪）贯穿境内而得名。古代的三港镇为飞云江水陆交通枢纽，城乡农贸集散商埠。

“高楼闹市的木材就摆放在古道上、路边、梯田、山野上和溪坑边，凡能让木头可放可立之处，都成了木材的自由贸易场地。”高楼蚕场村村民曹朱崇回忆起当年的情形。

“岸上有‘背树客’，溪坑底面有竹排。”曹朱崇说，湖岭桂峰、高楼枫岭一带没有通车路，加上高

楼溪上游溪流湍急，也不能行驶竹筏。搬运竹木柴草全凭肩膀，靠体力和毅力。

“‘背树客’怎样控制肩上的木头？怎样左右换肩呢？”曹朱崇说，全靠一根木楔小木头调动，换口气，歇一下脚。

“背树客”通常背一条或两条几米长的大木头，轻的几十斤，重的约百斤左右。“木头上没有把手，就无法换肩歇力，更无法长途跋涉。聪明的‘背树客’做了一条长约20厘米的木楔，一端削得扁而尖利，打进木头中间，嵌入1厘米左右，用来握手。”曹朱崇说，这样“背树客”就可以长途跋涉，通

过木楔歇力。

如果“背树客”背两根以上木头，就得用树夹子。他们用两根约1米长的硬木棒，夹在木头中部，夹子两端用草绳捆扎，用来把手。此外，还有一种搬运方式是用肩挑。村民介绍，把两根以上的木头，分成尖尖的框，扁担一横挑着，别提有多辛苦了。

事实上，“岸上有‘背树客’，溪坑底面有竹排”这句话，道出了“背树客”生活的艰辛。“这是上世纪高楼溪一带村民的生活写照，现代人已经无法想象他们的辛劳了。”颜义竹说。

高楼溪边炼铁炉曾不计其数

高楼一带山峦起伏，壑深林密。东北与湖岭为邻，东与马屿相连，南与平阳县接壤，西北与文成县相接，正处在瑞安、平阳、文成诸县之间，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是对高楼地形的形象概括。

“正因为高楼所在瑞安、平阳、文成之间，四面八向都能寻到生活的着落。”高楼蚕场村村民曹振仕见我们说早年的生活说得热闹，禁不住也插上了嘴。

今年72岁的曹振仕回忆道，上世纪时高楼一带的海鲜除瑞

安城区、东山供应一部分外，大部分海鲜是依靠平阳水头、钱仓等地，由人力挑过来卖的。

“张基岭古道旁有一条小溪，两面高山夹峙，中间是一条狭长的青石小路。当年，我还从高楼出发，担着铁经张基岭去平阳卖呢！”曹振仕说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高楼溪溪畔出现一两家淘沙炼铁的人家，只有一座炼铁炉，曹振仕便是其中之一。“从溪坑里淘沙炼铁，可能是当今人无法想象的。但当

年就缺钢铁，我也算高楼比较早开始炼铁的人家了。”

曹振仕介绍，他挑着20公斤重的铁担，从高楼经张基岭。“上山五里，下山五里。担铁卖，实在吃力。”

1958年冬，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。至1959年，党中央又提出了“以钢为纲”的方针。“这时，高楼溪一带的炼铁人家就很多了。”曹振仕说。“当时，高楼一带的炼铁炉实在不计其数。”

香粉碓间流传出的方言俚语

在采访当中，高楼当地的老人将时间拉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。采访回来后，我们也查看了当时郭沫若、贺敬之、袁水拍等人写的《大跃进歌谣》。说实在的，当年著名诗人笔下的，如：“跃进！大跃进！——我们难忘的，一九五八呵！”“我们的 / 千万座 / 小高炉！ / 烧起来！ / 烧起来！”之类的诗歌，实在还不如高楼一带的方言俚语，来得精彩。

比如，那年头的“哥在溪里洗铁砂，妹在滩上把香粉磨。”

高楼高二村村民柳学友说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男人们在高楼溪里洗铁砂，干重体力劳动，村里的妇女一般会在溪滩边的水碓屋里，舂米或者舂香粉香料之类，稍轻一点的活儿。

“高楼溪的飞虹桥旁有飞虹桥亭，飞虹桥一侧是高二休闲小广

场，之前的水碓屋就建在这里。水碓除用作舂米外，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用途更广，大凡需要捣碎之物，皆可入碓，譬如矿石、竹篾、纸浆、蚊香、香料之类。”柳学友说。

在高楼，舂香粉的水碓叫做“香粉碓”，当年大规模生产香料、香粉，以制造蚊香和供香，所

以，“哥在溪里洗铁砂，妹在滩上把香粉磨”才得以流传开来。

如今电力系统代替了山涧溪水的动力，水碓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站在高楼溪旁，为被采访的几位村民留影留念，村民淳朴的笑容再次感染了我们。

“有空多到高楼来嬉啊！”欲离开时，他们热情地说。



高二村休闲小广场原是水碓屋的所在地

